

萬 有 文 庫

第二集七百七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西 洋 道 德 史

(三)

勒 基 著

陳 德 榮 譯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西洋道德史

(三)

著 基 勒

譯 榮 德 陳

著名世界譯叢

第三章 羅馬之改信基督教

在於君士坦丁就位之前，那些非基督教徒的著作家們，對於基督教的重要性及基督教的命運，可以說是完全不曾注意到的。在關於人類之精神方面的歷史之中，可謂沒有一件別的事實，能夠比起這件事實來，更可注意些的了。那些著作家們關於基督教，只是有時候便偶然間地提到而已。不過我們對於這些爲數不多之偶然間接提到的材料，因爲過於重視的原故，所以有的時候，我們往往忘記了牠們之貧乏無用，及忘記了我們之完全不能夠由於牠們，而相當可靠地建立起一種初期的教會史來。波盧塔克及那個大普林尼，我們如果就他們所著的書之引證廣博上講，恐怕我們很可以說，在他們那個時候之一切別的著作家，都是趕不上他們的；而辛尼加，也實在是在他那個時候之最偉大的道德學家；然而他們三個人，甚至於提都不曾提過基督教。埃披克提忒及奧理略，都曾講到牠，不過也只是隨便地講一講，且是持着一種鄙視牠的態度而非難牠而已。塔西

它會詳細地講到尼祿之慘殺基督教徒，但他也只把那種被處分的基督教，視爲一種討厭的迷信而已；同時，斯韋托尼阿也用着同樣的態度來講這件事實，而把尼祿的這種慘殺，視爲他所做的諸種暴虐行爲之中，所有之一種。如果不是可嘉的也是不要緊的行爲。那位小普林尼所寫之那篇很著名的信，恐怕是要算關於基督教的材料中之最重要的了。琉細安關於基督教的仁慈心所及的範圍，及關於那班宗教魔術家對於當時的基督教徒所持的態度，曾略有所述及。此外，自哈德良就位的時候起，差不多至於基督教得到勝利的時候止，在這個最重要的時期之中，那許多從事於敘述皇帝們的生活之羅馬著作家，於詳細地敘述着皇宮中之衣飾，娛樂，敗德行爲，以及輕薄行爲之中，也曾有過六七次，輕輕地提到這個從那個時候起，便開始轉變我們這個世界的宗教。

羅馬的著作家們，關於基督教這個問題，其所以大家都不大注意到，那並不是因爲有什麼壓力，高壓着他們而使他們不敢講及這個問題，因爲關於這個問題，在那個時候，人們乃是很有自由而去隨便講及的。本來，在那個時候，人們曾有一種觀念，認爲歷史是尊貴的，在歷史中所應該注重的，乃是各個人們的努力，而不是別的東西；這種觀念，本會策動有些歷史家，去把他們的工作，只限

之於記載着皇帝們，政治家們，以及將軍們的豐功偉烈的；但是當時的羅馬著作家們之並不注意到基督教的問題，也並不是因為這種的觀念。把歷史看爲是記載道德的變動及說明道德的變動的概念，在那個時候，雖然並不曾發展至於現在這個樣子，然而古代的人們，也決不是完全不曉得這種概念的；（註一）在關於羅馬帝國的社會變動之許多方面上，古代的人們，曾留給我們以非常豐富的材料呢。各種舊的信仰之消滅，在於共和時代產生出來之整個社會制度及道德制度之崩壞，都會非常之引起那班著作家之注意，而且他們還以一種非常值得我們稱讚的勤勉精神，來尋求這類信仰與制度之崩壞消滅的過程呢。他們關於羅馬奢侈生活的發展，曾留給我們以非常豐富的報告；但是我們假使拿他們之這類豐富的報告，來和他們對於基督教的發展之差不多完全不注意，做一比較的話，則它便要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，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了。奢侈生活在道德上之有重要的關係，他們是很清楚地看到的，因之，關於衣飾，宴會，建築，以及娛樂等事之變遷，他們曾留下給我們以非常多的材料，所以我們假使要著一部羅馬奢侈生活史，從一個檢察官，因爲看見一個選舉人的花園並不十分整飾，便剝奪他的選舉權起，一直詳細地敘述到尼祿與

伊拉加巴拉之窮極奢侈的娛樂止，那實在是很可能的事情。但是，基督教的发展之在道德上有重要的關係，則他們便完全不曾看到了；而他們之完全看不到這點，也就在於歷史上生有一個很深的裂縫，而爲我們所永不能夠彌補的了。

（註一）在於卡匹托來那的馬克賴那斯傳的頭一章之中，我們看見有一個很可注意的例子，這說是有一些最不著名的歷史家，也很清楚地看到，把歷史限於皇帝們的傳記之事，乃是很愚蠢的。塔西佗在於他所著的書之中，曾插有很多很美麗的插話，講到人民們之習尚及宗教等事。

在我們想到任何一次宗教上的變遷的時候，下面這幾點，都是很值得我們拿來想一想的：在人类的歷史上之那個最大的宗教變動，竟在於一班很傑出的哲學家與歷史家（這些人們，很深切地意識到他們周圍的種種之崩壞。）的眼光注視之下，而發生了出來；這些哲學家與歷史家，對於他們所正在看見之那種宗教變動所會生之結果，竟至於完全不能夠看出來；這種新興的宗教，無論就牠的好方面講還是就牠的壞方面講，都是在現在，無論那一個人，都必定要承認，牠乃是在於人类的種種事件上，曾發生過影響之一個最有力量的因素了，但是在當時，那些哲學家與歷史

家，竟至於只用着一種鄙夷的態度來對待牠的。關於前面這幾點事實之說明，可以說就是在於前一章中，我所已經說過之在古羅馬時候，道德與積極的宗教兩者，乃是有其很大之差異的。在近代的時候，凡是研究着世界的道德，在將來要成爲如何的問題的人，一定自然而然地，首先便把他們的注意，放在於各種的宗教制度，所佔之相對的位置，及所會有的命運之上。但是在於羅馬帝國之斯多噶派佔優勢的時期，則積極的宗教，乃是被視爲只是一種方術，被人們用來在於日常生活的種種事情上，求得超自然力的幫助而已；而改善人類道德之事，則是被視爲完全在於積極的宗教所應該做的事情之外的。於是哲學便變成爲和受過教育的人所最有密切關係的事了。牠成爲規範生活之規則，探索神的天性之方法，虔誠的感情之源泉了。已經流行在於羅馬城中之許多種東方的迷信，乃是被視爲特別有害及特別卑鄙的，而其中尤以猶太人的諸種迷信（註二）更不容易引起一般哲學家之同情，因爲猶太人在他們看來，乃是東方諸國之寓居於羅馬的僑民之中，要算是最卑鄙的最好，亂的（註二）以及最不與人合得來的（註三）了。關於羅馬人（甚至於是最傑出的羅馬人）之不懂得猶太人的信仰，在於許許多多關於猶太人信仰的神怪故事，我們看見有一個特

別驚人的例子。這類的神怪故事，大概是生自於一本含有諷刺意味的小冊子，但塔西佗卻很莊重地把牠插在他的歷史之中。（註四）在這個哲學家的眼光之中，基督教乃只是猶太教之一派而已。

（註一）在羅馬的典籍之中，關於羅馬人對於猶太人所說過的種種話，都搜集在於奧柏爾丁的辛尼加與聖保羅之關係之中；及在於宋判宜的羅馬與猶太（*Rome et Judée*）之第一冊，第一三四頁至一三七頁之中。

（註二）見於西塞祿之 *pro Flacco* 之第二十八頁中；及斯韋托尼阿的克勞第烏斯之第二十五頁中。

（註三）見於朱味那爾的 *Sat.* 之第十四章中。

（註四）見於塔西佗的 *Hist.* 之第五章中

雖在於本書之中，一切種純然屬於神學上的問題，我是極想盡我的所能，而去避免不講的，而且關於基督教，我也是極想盡我的所能，而只就牠之爲一種道德的因素而講及的；然而，我們爲着核實基督教之在羅馬帝國得到勝利，其由於道德原因的程度有多麼高起見，及爲着核實牠與當時很佔優勢的哲學，有其怎樣之關係起見，我們不能不先提出若干篇幅，來述及牠在羅馬得到勝利之原因。有些著作家，他們因爲看到後期斯多噶派的教義之中有一些，和基督教的教義很有相似之處，於是便設想，基督教在於很早的時候，一定已經對於哲學，生有了很重要的影響而在羅馬

宣講哲學之重要的哲學家們，在某種程度上，一定可以算是基督教的信徒。另有一些著作家，又把羅馬帝國之改信基督教，認為只是證據的問題而已，只是基督教的神父們，找到了很多很多的證據，很足以證明福音的真實而已。再另有一些著作家，又把基督教之得到勝利，認為只是一件神怪的事而已。他們說，一切的狀況，都是與牠反對的。教會的處境，在當時猶如一隻船在於海中。海中的風與浪都非常之大，然而牠總能夠很快地與很平穩地駛達牠的目的地；所以羅馬帝國之改信基督教，其為一種由於超自然之力而致的事情，猶如死人之復生，或暴風雨之忽然平靜一樣。

關於這幾個學說中之第一種，我想在於已經講完了前一章之後之這個地方，並不需要詳詳細細地說及了。我們都曉得：在羅馬帝國中之那些最偉大的道德學家，對於許多種發生在於無知識的人們之間的宗教，都是不大予以注意的；他們對於基督教，如果不是完全不曾提到，便是用一種鄙夷的態度來講及之；我們毫沒有什麼有價值的直接證據，足以證明他曾和基督教徒們發生過什麼關係，或足以證明他們曾讚美過基督徒們。他們曾受過基督教影響之假設，在大體上，是根據於他們之實行基督教的反省（self-examination）教義，根據於他們的堅決地主張着四海

皆兄弟的主張，及根據於他們在最後表示出來之同情的與廣及的慈愛心。不過，雖然在這幾點上，後期的斯多噶派人們的主張，是很接近於基督教的，然而，我們在前面已經看見，無論在這幾點中之那一點上，我們都是可以尋求到他們之特別的原因的。反省的教義，只是畢達哥拉斯派的一種格言，爲畢達哥拉斯派的人們所遵行，久在於基督教發生之前，而且在畢達哥拉斯主義傳誦於羅馬的時候，牠就已經被採入斯多噶主義之中去了，而且斯多噶派的人們，也是坦然承認他們之採用牠，乃是採自於畢達哥拉斯主義的。四海皆兄弟的教義，乃是由於一些政治的與社會的變動而生出來的結果；而這些政治的與社會的變動，就是把整個已經開化了的地球，組成爲一個大帝國起來，把羅馬公民之權。賜予之於最邊遠的民族，及把各種道德學說根據之而建立的一切種階級上的區別，都破壞了去。西塞祿之鄭重地主張着這種教義，猶辛尼加一樣。那種將全部被創造出來的東西，都視之爲一個大的整體，而爲一個神的靈魂所彌布着之汎神論的，也是和這種教義相和諧的（有一件說來很有趣的事實，那就是「一切種東西在於上帝之中都是成爲友伴的」的說法（這種說法，有一些近代的著作家，曾經非常確信地認爲，是很足以證明辛尼加的主張是與基

基督教有關係的，曾被拉克坦細阿提出來，認為是很足以證明，在於斯多噶主義之中，含有汎神論的原素之最明顯的證據。（註一）至於在後期的斯多噶派教義之中，含有慈愛的原素，則顯然是由於希臘的原素之溶合於羅馬生活之中（這種溶合之事，開始發生於帝政建立之前，而到了哈德良皇朝，便得到了一種新的推動力。）及由於受了奢侈的文明所生的溫柔影響，及安敦年朝的長期太平無事所生的和善影響。在這點上羅馬人的慈愛的心，雖然在實踐上是很趕不上希臘人的，雖然在理論上也是決不會超過希臘人的，然而也有一點，是在事實上要較長於希臘人的。這就是希臘人的慈愛心，雖然是很熱烈的，然而只限於一個小小的範圍之內；而羅馬帝國，因為有牠那樣之社會的與政治的狀況之故，便將這種範圍的界限破壞了去了。

（註一）見於拉克坦細阿的 *Inst. Div.* 之第七章，第三頁。

第一節 「後期之異教的道德學家們的教義之中有一部分，乃是由於受

過基督教的影響而生的」的說法之考驗。

關於斯多噶派的著作，乃是曾經受過基督教的新約影響過之說法，人們向來曾提出過好多有利於牠的論證，不過只有一件事例，乃是人們曾根據而提出頗爲可靠的論證的，那就是關於辛尼加的事例了。中世紀的那些著作家們，可以說都把辛尼加這位哲學家，視爲一個基督徒，而其所根據的理由，則是他曾經和聖保羅通信過。據說聖來那斯（St. Linus）曾僞造一本書，敘述着聖彼得（St. Peter）與聖保羅之殉難，而辛尼加與聖保羅之通信，就載在於這本書之中。這些信件，在於紀元後三世紀之中，可以說絕對不會有人注意到，及至聖哲羅姆，纔第一次提到牠們，但到了現在，差不多人們都把牠們認爲是僞造之文書了。（註一）不過在於辛尼加的著作與聖保羅所著的使徒書兩者之間，有一些著作家，卻確曾指出在用語上，是很有許多相符合的地方的，於是他們便假定，辛尼加恐怕是曾受過聖保羅的影響的；而且這種的假定，由於下面這類事實，更得到有力的證明：有一個人名爲迦流（Gallio）者，曾拒絕去聽聖保羅與猶太教徒們的辯論，而這個人，就是辛尼加的兄弟；又巴刺斯（Barthus）乃是當時的官員，他曾保護聖保羅而使其得在羅馬受人信任，而這個人，也是辛尼加的朋友及同事。關於這個問題，在事實上曾引起一些非常瑣碎之文字上的評

論（註二）不過我想現在在這個地方，我並不需要去述及這種瑣碎之評論。有人已經證明，在辛尼加的著作之中，所含有之頗與基督教的語法相似的地方，大部分都是由於汎神論的概念而生的，因為汎神論的概念，乃是把一切種存在的東西，都視為含在於一個大的整體之中，而為一種神的心靈所指導着，及為這種神的心靈所鼓舞着而成為有生命的東西；至於其他之偽造的相似地方，那是太無價值了，不足以做為一種論證的。我想，凡是留心着關於這個問題人們向來所有的評論的人，還有許多會覺得，基督教所有的種種說法之中，恐怕至少會有若干殘斷的句子，傳到辛尼加的耳朵之中去。不過，我們假使要認為，辛尼加的道德學系統，乃是在某種程度上，把基督教當作模範而建立的，或曾受過基督教的影響而建立的的話，則我們便要算是全不顧到事實了，全不會看到基督教與斯多噶主義兩者所有之最明顯的特點了；因為除了辛尼加之外，再也沒有一個道德家，更容易被我們選出來，而以之作為在主張上極端與基督教不同的代表人物了。提倡着敬畏與謙卑，主張時常要感到上帝是崇高偉大的，及人是軟弱的與有罪的，以及繼續不斷地提到另外一個世界，乃是基督教所有之主要的諸種特點，乃是基督教之所以有力量之源泉，乃是基督教之具

有牠的特別徵象之基礎。可是辛尼加的教義，卻正正與這幾點相反。辛尼加是不注意到未來的世界的，他很深信着人是崇高偉大的，因之，他曾教導他的門徒，要他們不要畏懼什麼神，也不要畏懼什麼人；而且，他曾主張賢哲之人，乃是足以和各種的神抗衡的，那麼像這樣之驕傲的言辭，恐怕要算是哲學上之最傲慢瀆神的言辭了。在他那個時候，基督教差不多都是被視為和猶太人一樣的，而關於猶太人，他曾鄭重地說，那乃是「一個被譴的民族。」（註三）的確，在於後期的斯多噶派人們之中，曾有一個人，是最足以算為具有基督徒式的性格的了，在於他之那種純潔而溫和的天性之中，我們要想找出他那個學派所有之傲慢的原素，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了。這個人就是奧理略。奧理略這個人，假使我們只就他之內部的原素來講的話，則在於整個異教的世界之中，他恐怕要算是最容易被認為和基督教一致的了；但是他在事實上，卻是一個摧殘基督教的人，而且他在於他的默想錄之中，曾留下給我們以鄙視基督教的殉道者的敘述。（註四）

（註一）關於這些偽造的文書之歷史，奧柏爾丁曾在於他的書之中，研究得很詳細，請參看之。聖奧古斯丁於聖哲羅姆之後，也曾提到過這些信件，但他們之中，沒有一個曾斷定這些信件是真的。差不多也在於這個時候，拉克坦細阿曾明顯地

說辛尼加是一個異教徒（見於拉克坦細阿的 *Inst. Div.* 之第六章，第二十四頁中。）猶如忒渥良之在以前曾這樣說過一樣（見於忒渥良的 *Apol.* 之第五十頁中。）在關於起初幾世紀的教會史上，僞造的文書非常之多，這實在是這種歷史上最恥辱的特點之一個。

（註二）夫勒里（*Fleury*）曾著一本很精密的書，主張聖保羅與辛尼加兩人有關係。特洛華龍在於他的基督教對於羅馬民法所生的影響之中，也採取與此相同的見解。奧柏爾丁在於他的書之中，則曾博學地與巧妙地主張着與此相反的見解（這種見解，也是全體（或差不多全體）英國批評家所持的見解。杜里夫（*Abbé Douif*）則在於他的斯多噶主義與基督教的關係（*Rapports du Stoicisme et du Christianisme*）之中，曾把辛尼加所說的話與聖保羅所說的話中之最相似的，一一列舉出來。

（註三）這，聖奧古斯丁曾在於他的 *De Civ. Dei* 之第六章，第十一頁之中，引用到。

（註四）見於他的默想錄之第十一章，第三頁中。

關於那些異教的哲學家與基督教之關係，乃是在於初期的教會中之一個很受人討論的問題，且是各人對於牠很有其不相同的意見的問題。（註一）雖然有一派著作家，曾辯護蘇格拉底被殺這件事實，把這個殉難的希臘人蘇格拉底，說成爲『雅典城中的小丑』（*buffoon of Athens*）（註二）把他之感化人的地方，說成爲惡魔所生的影響；（註三）雖然這些著作家，曾把異教哲學

家們所有的種種著作，都說是邪教徒們的著作，並曾惡意地，把他們所曾想到之誹謗這些哲學家
的諛辭，都完全搜集起來——然而，此外還有一派著作家，他們之主要目的，乃是努力去求出異教
哲學與基督教兩者的密切關係的。後面這一派著作家，在許多事例之上，差不多自從小孩的時候
起，就浸染在於那種高貴的柏拉圖教義之中了，於是他們對於柏拉圖的哲學，與他們自己的新信
仰兩者間之相似，便很敏感地感覺到了，於是他們又覺得，假使把這種之相似表示出來，那是既足
以使他們自己得到很深切的快樂，又是足以作為驅散他們之異教的隣人的偏見之最有效的
方法的了。基督教的諸種預言（據說是女巫們（*Stixys*）與神使們所做的預言）之應驗，人們
之希望調和論（亞歷山大里亞城，因為有其他之特殊的社會狀況，及在商業上處在一種特殊的
地位，早已把調和論產生出來了。）的熱情，以及那個猶太人阿立斯托標拉所已經過做的榜樣
（阿立斯托標拉在以前不久，曾主張猶太教的諸種著作，曾被翻譯成為希臘文之過，而且認為異
教徒們的知識之大部分，都是得自於猶太教的諸種著作。）更鼓勵他們去做表示基督教與柏拉
圖哲學相似的工作了。在教會中最先所有的學派，乃就是同時既最具有調和色彩而又最具有哲

學色彩的學派。查士丁馬忒 (Justin Martyr) 這個人，可以說是在於自己的著作之中，頗含有哲學色彩之頭一個神父；他曾誠懇地承認，在於異教徒的哲學中有許多地方，都是很優美的，甚至於還認為這類優美的地方，乃是由於受過上帝的感化而生出來的，或由於受過那個具有生殖力的神理。(seminal Logos) 這種神理，從最初的時候起，已經存在於這個世界之中了，已經感化過蘇格拉底及穆梭尼阿斯那類曾被惡魔所陷害的學者了，且曾在於基督教之中，得到牠之最終的與最完全的表出的。(註四) 與此同樣之慷慨坦白的態度，在於後來諸神父們的著作之中，也可以看見之。亞歷山大里亞的克力門 (Clement) 乃是一個具有廣及的同情心，具有頗大之創造天才，及很有淵博的學問的著作家，不過他在判斷上，頗有軟弱與幻想之色彩而已。他緊跟着查士丁馬忒之後，把古代的全部知識，認為由於兩個源泉而來。第一個源泉是因襲；這就是說，在最初的時候，那些天使們，因為受着洪水時期以前的婦女們所誘惑，於是他們為邀這些婦女們之寵愛起見，於是便把當時在天堂上的形而上學及別種學問，摘要來講給那班婦女們聽，而這種講詞之諸主要點，由於因襲的作用而一代又一代的傳遞下來，便使那班異教的哲學家們，得到